

云南信息报 编著

老房子 (上)

昆明往事丛书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信息报 编著

老房子 (上)

昆明往事丛书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房子. 上 / 云南信息报编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昆明往事丛书)

ISBN 978-7-222-06117-0

I. 老… II. 云… III. 名胜古迹—简介—昆明市 IV. K928.7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63548号

责任编辑: 张平慧 燕鹏臣

封面设计: 李传志

封面题字: 张 诚

版式设计: 缪华章 肖 峰

插 画: 李传志

本套丛书部分资料和图片未能与著作权人取得联系, 如若见书, 敬请联系。

联系电话: (0871) 4111111; 联系单位: 云南信息报社

书 名	昆明往事丛书·老房子 (上)
作 者	云南信息报编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 @ public.km.yn.cn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1.875
字 数	197千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排 版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222-06117-0
定 价	26.00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1604 4107628 (邮购)

丛书顾问：汤汉清 龙雪飞

总策划：谭智良 周斌 王雷

执行主编：王力

责任编辑：纳英

《昆明往事·老房子》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保怡 昆明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文物局专家组成员

马颖生 云南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
副主任、编审

王海涛 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

龙东林 昆明市社科联主席、昆明市社科院院长、研究员

石玉顺 昆明市金殿风景名胜区原主任、高级工程师

石鹏飞 云南大学教授

冯志成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委主任、云南省建设厅
原党组书记、厅长

吴宝璋 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张 诚 云南文史学者

李惠铨 云南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编审

沈海虹 昆明市之江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同济大学
建筑学博士

徐继涛 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云南省文物局专家组成员

董保延 知名作家、评论家

谢本书 云南省历史学会原会长、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韩先成 云南省建设厅总规划师、城市美学专家



从新的起点，向历史深处出发

一切都源于两年前那个夏末初秋的日子。我和我的伙伴溯流而上，从珠江口来到珠江源，就此扎下根来。

我寄居的地方，恰在昆明老街边上。每天穿行于熙熙攘攘的花鸟市场，和那条桐叶森森的巷子——那巷子深处，藏着聂耳的故居——作为一个外来者，我渐渐被这座城市吸引，常常不由地停下脚步，透过老街斑驳的墙头和沧桑的檐角，眺望庭院深深的历史深处。

我知道，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故事，早已被挖掘了无数次，任何一次再挖掘，都难以摆脱拾人牙慧之嫌。但我又自信，当我们从新的起点上向历史深处出发时，依然充满曲径通幽和引人入胜的无限可能，甚至，我们可以通过触摸过去、刻画现在、解构未来，重建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认同。就这样，在云南出版集团公司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携手合作、《云南信息报》全新改版之际，我们推出了大型人文专题策划报道“昆明往事”。

这套丛书120多篇故事，就是从刊登在《云南信息报》“昆明往事”系列报道的152篇“旧闻”、“老房子”、“老字号”中严格遴选出来的，分别收入“昆明往事丛书”的4本辑子里。从2007年11月到2009年3月，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埋首于发黄的故纸堆中，穿行在昆明的街头巷陌，重现过去的市井百态，试图努力找回现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期望我们的根，向这座城市纵深、更纵深……

这套丛书，有着丰饶浓郁的去民间市井生活，也有着尘封多年、细节生动的大量史料。多位一流的云南文史专家，不遗余力地给了我们巨大的智力支持。一些钟情文史研究的公务员、退休干部，更是以满腔热情，执笔参与写作。“昆明往事”，不仅是《云南信息报》改版两年来，更可能是《云南信息报》创刊24年来，迄今为止，报道时间最长、投入版面最多、参与记者最广泛的一次系列报道，前后300多个版面的巨幅规模，不仅考量着我们的耐心和实力，也见证着我们对昆明这座城市的情深意长。

众多读者的唱和与追捧，使我们备受感动，当刊登着“昆明往事”系列报道的

报纸屡屡在居民小区内被抢购一空时；当热心读者一期不拉地将上百期“昆明往事”整整齐齐地装订在一起、当作财富留给子女时；当高校教师托关系向我们讨要整套“昆明往事”作为教学参考时；当多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后代为我们主动送来珍贵的相关史料时；当有心的文史单位见一期“昆明往事·老房子”，就在保护名录上多添一笔时，我们知道，是该将“昆明往事”结集出版的时候了。无论是从百年来旧报纸及大量档案中淘出的“旧闻”，踏遍全城寻觅出来的“老房子”，还是深入寻探名品名店崛起之道的“老字号”，它们都是以最新鲜的内容、最独到的角度、最不为人知的面孔，出现在读者面前。

可能，已经让性急的读者等得太久了。许多人打电话一次次问我们：何时出书？甚至有不少人预订这套当时还未列入出版计划的丛书。时值《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和改革规划纲要（2008～2015）》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云南省旅游业综合改革试验正式启动，如果这套丛书能成为一面鉴往知来的历史明镜，成为众多读者深入了解昆明、云南魅力的“心灵旅游地图”，我们将备感欣慰。

为了不负读者，在结集成书的过程中，我们将原刊在报纸上的这些“昆明往事”，进行了重新排序、重新润色和订正，力求史料的权威和严谨；与此同时，我们还请李传志先生为每一个旧闻故事、众多老字号都量身定做了神韵十足的插画，它们就像那些珍贵罕见的史料、照片，同样值得收藏。

又到夏末初秋时分，这套丛书亦瓜熟蒂落。

它是献给昆明这座“壮丽大城”的礼物。也是献给我们这张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成长的阳光报纸及其忠实读者的礼物。

谭智良（《云南信息报》常务副社长、总编辑）

写于《云南信息报》全新改版两周年之际



目 录

CONTENTS

“明朝罪臣”杨慎故居	秦耕 武坤 1
“经济状元”袁嘉谷故居	武坤 9
朱德故居	施黎蕊 16
聂耳故居	吴珊 23
张天虚故居	管浩雷 30
马骢将军府	杨俊 37
龙云的灵源别墅	江枫 44
卢汉公馆依翠湖而居	杨俊 51
王九龄故居：引苏州风格	吴珊 58
盘龙十七号——沈醉旧居	江枫 65
李鸿谟的“石房子”	王力 72
静园：龙云和李培天的故事	江枫 78
紫园：为迎蒋介石而建	张晓青 85
杨如轩故居	武坤 91
马钫留下的“大院”	汤骥 张梵 梁鸿兴 97
庾恩锡的“枕湖精舍”	李子映 凌剑伊 104
抗日名将鲁道源之“豪园”	李子映 凌剑伊 111
潘朔端将军之“故园”	张庄闻 117
冰心的默庐	刘光平 123
梁思成、林徽因的“爱情样板房”	刘霞 130
西山脚下的周培源故居	王力 136
严济慈、蔡希陶的陋室	吴珊 刘霞 143
熊庆来、李广田的云大小楼	韩海阔 张晓青 150
将帅摇篮——讲武堂	汤兴萍 156
钱钟书们的文化巷11号	管浩雷 163
杨振宁们的惠家大院	刘霞 170
后飞虎队时代的“红楼”	李子映 177



“明朝罪臣”杨慎故居

老宅档案

升庵祠是杨慎故友毛玉的儿子为他建的别墅“碧峤精舍”，杨慎去世，后人以之为祠纪念二贤（杨慎和毛玉）。历经康熙二十八年、民国七年和公元1986年三次大的修缮。

升庵祠立世400余年间，无论达官贵人、名人学士，还是普通百姓，都纷纷慕名前往观瞻，留下无数珍贵诗篇。1986年12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阅读提要

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出生于四川新都、有“一门七进士”、“两朝宰辅”之称的仕宦家庭。10岁能诗，24岁中状元，曾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等职。36岁时因议“大礼”事件两遭廷杖，发配云南永昌（今保山）。杨慎在云南游历山水、著书立说，述万民疾苦，解百姓纠纷，深受爱戴。



前世今生

忘却朝堂无谓争 始知滇中天地新

步入杨慎故居，满目的郁郁葱葱，一下就隔绝了外面的滚滚热浪。故居的大门已现斑驳，但堂前堂后花草掩映，拾掇得很整洁。遥想当年，在明朝思想家李贽口中能与“谪仙”李白比肩的“戍仙”杨慎，是否也正是在这样的青山翠色间忘却了无谓的朝堂争论，转而专心著书立说呢？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后人在提及明朝文人时，都不能绕过清人颜元的这句评价。明奉行宋代重文抑武的传统，文人注重礼仪修养是出了名的，但流于清谈同样也是事实。

明朝的文官骨头硬，这在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方孝孺面对逆大统的明成祖时连“诛十族”的威胁都不怕；海瑞上疏斥骂嘉靖皇帝时，提前在家里准备好了棺



安放在厅堂中的杨升庵坐相，手不释卷

材；杨慎则因议“大礼”两遭廷杖，几乎丧命，然后又被谪戍云南30余年。

嘉靖一朝的议“大礼”事件用我们大多数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基本上就是无事找事的无谓争论，君臣之间为了皇帝该认谁为父，相互攻诘30余年。最后，为自己亲生父亲争得皇考封号的嘉靖没落下孝顺之名，被嘉靖廷杖打死的数十位大臣也没得到忠臣之名，倒是弄得朝堂混乱，举国受害——实在难说是臣误君还是君误臣了。

那么，怎样看杨慎这位状元郎的被贬呢？我以为，对于少年成名的杨慎，云南是他的伤心地，也是他的幸运地。假使杨慎不被贬谪，以他的骨头，毫无疑问会成为受杖而死的一位，成为朝堂争论的牺牲品。

杨慎自己在《临江仙》中感叹说：是非成败转头空。诚然，永远空不了的，是文化。

山高皇帝远的云南成就了杨慎。他被发配到云南后，嘉靖数次问他的情况，群臣都哄骗说，杨慎正在受苦。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杨慎得以专心学问，著书立说。《明史》提及杨慎时，就称他著述之丰，可称明代第一。而也正由于杨慎的存在，云南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原文化的巨大潮流，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杨慎之功。



杨慎流放云南 成就一生辉煌

明嘉靖三年（1524年）某日，一队公差押解着朝廷“罪臣”杨慎来到川滇界河金沙江畔。日暮西沉，差役们驻足江边，点燃篝火，胡乱地吃点东西，便斜在火堆旁边进入了梦乡。而重枷加身的杨慎却凝望月色对岸长吁短叹，悠悠地吟唱：江声彻夜搅离愁，月色中天照幽独……歌声、江水声声撞击着江岸乱石，呜咽地奔向远方，离人忧忧，离愁悠悠。

杨慎，四川新都人，24岁中状元，官至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此时，他身后遥远的都城刚刚经历了一场以皇帝为对手、疾风暴雨般的政治斗争。杨慎作为一个失败者被充军、解递云南永昌（今保山）。没想到这一流放竟成就了杨慎一生的辉煌。

“高峣亦吾庐，安宁亦吾宅。屏居三十年，宛如故乡陌。”这是杨慎终老之前对云南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民众的深厚情谊。于此，我们不难找到他能够在学术、诗文上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也不难看出云南各族民众对他的爱戴，甚至不少地方官员处处庇护他的理由。杨慎在滇生活30余年，将自己的智慧和才情留在了彩云之南的山水之间和百姓的口碑里。人们纷纷在他常到之处立祠纪念，大理、保山、安宁、昆明都曾育升庵祠。昆明的“碧峣精舍”是几经修缮维护、保存完好的一所。

昆明，碧鸡山下，红墙木门，苍翠环绕，滇朴苍劲，梅影疏落。苔痕斑驳的竹筒瓦下，清末石木结构的古架墙上，都镌刻着历史的辉煌与沧桑。“可怜疏影横斜月，不见先生一再来。”后人贾惟孝的诗句颇能唤起我辈的同感。

2008年6月1日，踏上石阶，推开升庵祠沉重的木门，我们叩响了杨慎400多年前的世界。

议“大礼”事件中的无谓之争

明武宗帝无子，死后由堂弟嘉靖继位。群臣上疏，力谏嘉靖认武宗的父亲为皇

考，而嘉靖不以为然，并于嘉靖三年（1524年）通过追封，为自己的父亲争取到了皇考的地位，为自己的母亲也争取到了皇妣地位。但嘉靖的做法激怒了群臣，杨慎联名36大臣联名上疏，指责嘉靖有违“宪统”。嘉靖恼怒，两次廷杖杨慎等人，并削了杨慎的籍，谪戍云南永昌，永不赦免。

这就是著名的议“大礼”事件。

杨慎被削籍谪戍，情绪低落，夫人黄娥送他至江陵。话别时，杨慎挥泪而歌，留下一首《江陵别内》，别情哀怨，深挚凄婉。而描写他被流放后7次回川省亲，往返途中感慨的《宿金沙江》更是凄婉惆怅：“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按照明朝刑律，被充军之人年满70岁后就可回乡长住。然而，这种恩赐对杨慎来说却只是一种奢望——年逾古稀的他因病归省竟被追回云南。这次离开故乡成为他对故乡、对夫人黄娥的永别。杨慎临终诗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这样表达了他的愤懑：“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

杨慎自1524年发配云南，到1559年7月客死于此，在云南生活了30多年，直到隆庆初年才获“平反”，被赠以光禄少卿。天启中年，追谥文宪。

扎根云南 留得美名

杨慎病故云南400多年了，通观他的著述诗文，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如果他没有云南生活的30余年，没有汲取云南各民族的文化内涵，就不会有他名冠整个明朝的成就。当然，他扎根云南，以滇为家，主动结交士农工商应该是其取得成功的内在原因。

杨慎谪戍云南，除于嘉靖五年（1526年）率100余众，参与平定寻甸安铨之乱、武定凤朝文之乱外，就是游历云南，足迹遍及山水，编辑了《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古今谚》、《俗言》等专集。他注重搜集历代文人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庶、妇女、胥靡、俳优”之作，创作了许多杂歌、谣、操、曲，包括当时流传在云南民族地区的民间歌谣、谚语。其中“渔家傲”之一的“九月滇南篱菊秀，银香玉露香盈手。百种千名殊未有。摇落后，橙黄桔绿为三友。搞得金英来汎酒，西山爽气当窗牖。鬓插茱萸歌献寿。君醉否？水晶宫里过重九。”格调清新，民歌风味浓厚。



今人题写的升庵祠匾

此外，杨慎还有大作如《云南山川志》，对云南秀丽奇巍的名山大川，都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来龙去脉。

杨慎在云南，兴教育，结诗社，为兄弟民族评注诗文，与当时云南著名的文人学士李元阳、杨士云、胡廷禄、王廷表、张含、唐铨等往来甚密，常以诗文相砥砺，蔚为风尚。好友毛玉之子邀请杨慎在家中住下，于嘉靖十六年为他建别墅，名曰“碧峤精舍”。杨慎60岁以后，多居于此。

杨慎在昆明高峣的碧峤精舍居住7年，死后当地人在万历年中以碧峤精舍纪念他，这就是现在的“升庵祠”。今天的升庵祠内陈列杨慎著作100余种，计4000余件；还建有一个唱诵典籍的少儿培训班。每逢培训班开课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升庵典籍在，琅琅书声起”的国学之风。



历史钩沉

文采著述甲天下

杨慎出生于四川新都“一门七进士”、“两朝宰辅”的世宦之家，自幼聪明，



杨升庵故居背靠西山，面向草海

兼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很早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他10岁能诗，12岁作文《古战场文》、《过秦论》，名动京城，被李东阳收做徒弟，24岁时考取状元。

这时的杨慎，青年才俊，抱负不凡，常以“京华一朵千里价”自诩。但议“大礼”事件对于杨慎，不能不说是影响了他一生的巨大转折。在那个年代，人们尊崇“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之路，杨慎也并非不想做官，所以贬谪流放对于他，无疑是一个致命打击。在被流放的30多年中，杨慎常常郁郁寡欢，借酒浇愁。在他吟唱的诗歌中，很多都是情绪低沉的思乡之作，当然也有许多针砭时弊、批评地方官吏与百姓生活反差强烈的作品。

在做学问方面，杨慎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走访考证，事事躬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他常告诫后学：“不出户知天下？天下诚难以不出户知也，非躬阅之，其载籍夫！”这在当时的读书人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现在也不失为追求真知的普世道理。在大理时，他不耻下问，虚心向白族百姓请教，刻苦钻研，弄懂古白文，对《白古通记》、《玄峰年运志》进行翻译和整理，并参校汉文史籍，编写了《滇载记》。随后，杨慎编著《南诏野史》，并翻译了古白文《西南列国志》。而

《滇程记》、《滇侯记》、《南中集》、《云南山川志》等著作，则是杨慎实地调查的见闻录或风土志。

杨慎一生留下著作400余种，内容涉及文学、戏曲、史学、地理、医学、金石、书法等许多学科，将云南的历史著述扩充了10倍之多。据明史记载，杨慎是明朝近300年间，留下著述最多的人。



风生水起

居者赏心 观者悦目

升庵祠位于昆明市碧鸡山麓，高峣村东南，与原普贤寺毗邻，组成杨慎、徐霞客纪念馆，共同占据山脉的结穴处。背依山脉，面东而立，尽收旭日之霞辉，广采昆明坝子及五百里滇池之灵气，视野广阔，居者赏心，观者悦目，可谓至尊至福的宝地。

整个纪念馆约占地10亩，其中的升庵祠为清末风格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由主体部分、曙霞厢房、幽月厢房三部分组成一个“品”字。主体建筑内，杨慎塑像正襟端坐在正堂中央，右手执书卷，目光炯炯，可见“图绘须眉端复庄，满腔国事忧方长”的风貌。



专家评弹

世事变幻 精神永存

吴祥（杨升庵、徐霞客纪念馆馆长）

升庵祠是在毛玉的儿子为杨慎修建的“碧峣精舍”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太史祠”，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了，与建于东汉年间的普贤寺毗邻而居。康熙二十八年，官方对其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维护修缮。当时的云南总督公开征集杨慎画像，最后是一个庙宇献出画像，总督请画师临摹于绢上，然后奉还原画。民国七年，民间自发修缮，改名“升庵祠”。1986年修缮前，由于种种原因，普贤寺已经成为一个玻璃仪器厂的职工宿舍。为发掘昆明的历史文化背景，政府拨款迁走职工



宿舍，将普贤寺改为徐霞客纪念馆，并且祠馆合一，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沧海桑田，世事变幻，但前往升庵祠瞻仰、祭奠的人一直很多，也留下过许多的纪念诗词。

平等看待云南第一人

风之末端（昆明地方史研究者）

走进升庵祠，感叹杨慎的一生坎坷。可谁又知道，这座升庵祠，也是历经磨难。自明朝万历年间由“碧峤精舍”改建成纪念杨慎的“太史祠”以来，除荒废重修外，尚有咸丰七年（1857年）毁于战火。更为离谱的是，1969年，竟然有一辆汽车撞毁了正殿！

也许是冥冥中注定，杨慎的坎坷却给整个云南带来了一次文化突围的机会。在明代以前，凡是来到云南的文人学者，大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这块“蛮夷之地”，或猎奇，或戏谑。就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也自称“深入不毛”。当杨慎以流囚的身份进入云南，在他的眼里，无论是这里的人、文化、甚至风景山水，于他而言都是平等的。

“碧峤精舍”前的五百里滇池水平如镜，杨慎就这样把云南和中原的文化平等地对接了起来。就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给昆明取了个另外的名字——春城！他撰写的一系列诗文流传天下，人们才知道在祖国的西南边陲，这片山水拥有着惊人的美丽、淳朴热情的人民。

旧历十一月初六，是杨慎的诞辰。昆明人，走吧，我们去升庵祠。

秦耕 武坤/文 党建为/图



“经济状元”袁嘉谷故居

老宅档案

袁嘉谷故居位于昆明市翠湖北路5号，1920年建成。占地面积320平方米，坐北朝南，南临翠湖公园，北面临街，东西两侧是铺面。故居是云南清末民初典型的四合院式民居建筑，由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房构成。正房为三重檐歇山顶，其余各建筑为单檐两层。被列为“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和“昆明市重点保护民居”。

阅读提要

云南不点状元，山东不招驸马。

这是旧时一句带有歧视性的话。从元朝在云南设置行省开始，在600多年的时间里，被视为“蛮荒之地”的云南愣没出现过一位状元郎——结束这个历史的，就是石屏籍的才子袁嘉谷。



前世今生

烟火状元居 旧事谁人忆

翠湖北路5号的四合院，多年前偶尔经过时，朋友对我说，这就是云南惟一的状元郎故居。当时留意了一下，没有进去，记忆中是斑驳的门楣，门口一个不起眼的牌子上标着袁嘉谷的名字。最近再去时，状元故居已变成了食府，门前的牌子倒是换成了金字招牌，醒目地标着这位清末经济特科状元的名衔，但同样醒目的是饭店的招牌——“嘉宴”。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袁嘉谷从任地浙江返回云南，颠沛数年后才居于昆明。据说建造该楼时袁嘉谷的大儿媳——“钱王”王炽的长孙女家出资不少。落成时袁嘉谷曾将其命名为“颐寿楼”，以纪念自己的母亲徐太夫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这栋四合院了。

回到云南的日子里，袁嘉谷完成了自己人生最大的转折，他曾为自己的书房题联：古今贤将相，风月大山林。这也正是嘉谷先生这段时间里的心情写照：从封建